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小畜集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陳煜

小畜集卷十三　　宋　王禹偁　撰

歌行

題安秘丞歌詩集

酬安秘丞見贈長歌

拍板謠

對酒吟

戰城南

我聞天有二十八箇星降生下界為英靈東方曼倩蕭

相國至今留得終天名又聞地有三十六所洞洞中多

聚神僊衆神僊負過遭譴謫謫來人世為辭客李白王

維并杜甫詩顛酒狂振寰宇今來相去千百年寥落乾

坤間無覩皇天何不生奇人庸兒蠢夫空紛紛夜眠朝

走不覺老飯囊酒甕奚足云陶丘忽見安秘書星精僊

骨真有餘月中曾折最高桂走出玉兎驚蟾蜍示我歌

詩百餘首筆鋒閃閃摩星斗乍似碧落長拖萬丈虹飲

竭四海波瀾空又似赤晴乾撒一陣雹打折瓊林枝倒
卓夜來夢見李長吉叩頭再拜須來乞自言失却照海
珠至今黒坐驪龍窟方知安侯不是星辰類即是神僊
輩不然又爭得標格峻邁文辭顛怪有時醉起一長噫
八極風清鬼神駭他年却入蓬萊宮休使麻姑更爬叶韻
背

酬安秘丞見贈長歌

我聞進士登科換凡骨信知不是風塵物貢籍由來

數百年直疑空却神僊窟其間最貴龍虎榜乘時得
路為卿相一從巢冦犯闕來梁氏禮闈還草創莊宗
明宗雖膺命晉朝漢朝俱不永其中縱得神僊材太
平不見哀之哉上玄應恐天地閒安僊又謫来人寰
二十把筆疏辭源黄河傾落崑崙山有周道衰猶歎
鳳天公留得歸皇宋天水名郎掌貢時禹門萬仞連
雲聳不是真龍不能過嗔波怒浪澆雷火是歲北極
七箇星一時下降為門生安僊堂堂冠其首六星煌

煌顧隨後騶虞賦就鏗金石丹水詩成擒錦繡玉皇
殿前受恩渥一時命入芙蓉幕獨得歸州近巫峽十
二晴峰長在睫郡齋狂醉復狂吟書盡巴東一川葉
逦來游宦五六年吳山越水供新編還同白傅蘇杭
日歌詩落筆人爭傳去年始上芸香閣出典陶丘滞
鋒鍔阮籍營中浮蟻馨亞天門外垂楊弱驥足雖知
暫縻絆樽前未始長嗟歎只應會得老聃言大器本
來成最晚吾君正是興文教不日徵歸掌綸誥醉挨

雉扇掃宫辭怒上螭頭星諫草筆下追還三代風祛盡洗漓成古道丈夫方見兼濟才莫學西山採薇老我今自是蓬蒿身如何一見如故人長謌謂我相翦飾使疑平地升青雲文章難得逢知巳知巳相逢貴終始伊我行止方悽悽老親稚子相顧啼出門動足岐路迷得君引上登天梯

拍板謡

麻姑親採扶桑木鏤朧排焦其數六雙成捧立王母前

曽按瑶池白雲曲幾時流落來人間梨園部中齊管絃管絃才動我能應知音審樂功何全呉宫女兒手如笴執向玳筵為樂准數聲慢僊人屐齒下雲棧老狐臘月渡黄河緩步輕輕踏冰片數聲急空江雹打漁翁笠鮫人泣對水精盤滿抱珠璣連瀉入劃然一聲送曲徹由基射透七重札金罍冷落閒無聞隴頭凍把泉聲絶律吕與我數目齊絲竹望我為宗師總驅節奏在術内歌舞之人無我欺所以唐相牛僧孺為文命之為樂句

對酒吟

勸君莫把青銅照一瞬浮生何足道麻姑又採東海桑
闔死宮中養蠶老任是唐虞學姬孔蕭蕭寒草埋孤塚
我恐自古賢愚骨疊過北邙高突兀少年對酒且為娱
幾日樽前垂白髮安得滄溟盡為酒滔滔傾入愁人口
從他一醉千百年六轡蒼龍任犇走男兒得志升青雲
須教利澤施於民窮來高枕卧白屋蕙帶藜羮還自足
功名富貴不由人休學唐衢放聲哭

戰城南

邊城草樹春無花秦骸漢骨埋黄沙陣雲凝著不肯散胡雛夜夜空吹笳我聞秦築萬里城疊屍壘土愁雲平又聞漢發五道兵祁連澤北誇横行破除璽綬因胡亥始知禍起蕭牆内耗蠹中原過大半黄金買酎諸侯叛直饒侵到木葉山爭似垂衣施廟筭大漢由來生醜虜見日設拜尊中土自古控御全在仁何必窮兵兼黷武

戰城南年來春草何纖纖窮鄉近日恩信霑寒巖凍岫

青如藍方知中國有聖人塞垣自爾除妖氛河湟父老何忻忻受降城外重耕耘

若熱行

六龍銜火燒寰宇魏王冰井如湯煮松枝桂葉凝若癡喘殺貐頭嘯風虎北溟鎔却萬丈冰千斤凍鼠狀如蒸我聞胡土長飛雪此時日晒地皮裂僊芝瑶草不敢茁湖川竹焦琅玕折西郊雲好雨不垂堆青疊碧徒爾為

瑞蓮歌并序

宴設都頭宋承武其先嘗為黃州刺史有别墅在關城東南池生瑞蓮承武來告因與從事曾校書汎小舟以驗之退而作歌以紀其事

江城五月江雨晴荷花到處紅交横宋家池上瑞蓮生嫋嫋出叢抽一莖莖端菡萏開兩朶忽似娥皇將女英九疑望出蒼梧暮低頭並照湘波清花落蓮成碧於卵瑟瑟塵輕熨人眼蕭郎弄玉合巹時一齊覆下瑠璃盞草木之靈載國史守臣盡可聞天子吾君有詔抑祥瑞

異獸珍禽不為貴瑞蓮無路達冕旒也隨衆卉老池頭
吏民歸美賀郡守敢貪天功為已有古來善政數杜詩
桑無附枝麥兩岐瑞蓮信美産茲土起手謾作朋歌辭
年年更願再熟稲倉箱免使吾民饑

筵上狂歌送侍棊衣襖天使

昔事先皇叨近侍北門西掖清華地太宗多材復多藝
萬幾餘暇翻棊勢對面千里為第一獨飛天娥為第二
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御製中使宣來示近臣

天機秘密通鬼神乃知棊法同軍法旣誡貪心又嫌怯
唯宜靜勝守封疆不樂窮兵用戈甲先皇三勢有深旨
豈獨一枰而已矣當時受賜感君恩藏於篋笥傳子孫
至道年中出滁上失脚青雲空悵望移典維揚日望還
軒轅鼎成飛上天龍髯忽斷攀不得舊朝衣上淚潺湲
吾皇曲念先朝物徵歸再掌西垣筆悲凉忽見紅藥開
哭臨空隨梓宮出去年領郡得齊安山州僻陋在江干
黃民誰識舊學士白頭猶作老郎官昨日江邊天使到

隨例霑恩著衣襖皇華本是江南客久侍先皇對棊奕
筵中偶說當年事三勢分明皆記得我從失職別上臺
御書深鎖不將來遂想棊圖在私室天香散盡空塵埃
今日因君聊話及翻作停杯向隅泣人生不易逢聖朝
君恩未報雙鬢凋金鑾殿花春灼灼永熙陵樹夜蕭蕭
空嘆拖腸在泥土不如舐鼎升煙霄多病相如猶未死
追思往事欲魂銷星使今辰迴馬首强對離筵滿傾酒
悲歌一曲從事書唱與朝中舊知友

還楊遂蜀中集

上玄茫昧胡為乎施設吾道生吾徒否多泰少是天意生有述作死不虛聖人憂患方演易賢者窮愁始著書盡令富貴陷逸樂蠢蠢戢戢如雞豬泯然無物作時瑞誰識鳳皇與騶虞經史子集爍今古紛繪帝道張皇謨一言可米即不朽名姓長與日月俱乃知天心厚我輩窮辱不足形悲吁夫君擢秀在江左國小而逼何區區科名始得值兵火金陵坐見成丘墟歸朝纔得一贊善

黜降重為縣大夫章明僻遠在蜀道又遇妖賊攻成都
徒行抱印入隴氐乞食夷落何崎嶇歸來朝請作主簿
朱衣暗澹鬢毛疎昨朝投我蜀中作錚然一集如瓊琚
杜甫奔竄吟不輟庾信悲哀情有餘我逢聖代自多艱
謾誇三入承明廬近令編綴小畜集讁官詩什何紛如
才名官職不兩立真宰折刻分毫銖郎官疎遠既未貴
縣吏禮數不足拘相逢且說文章樂為君酌酒焚枯魚

啄木歌

淮南啄木大如鴉頂似僊鶴堆丹砂觜長數寸勁如鐵

丁丁亂鑿乾枯查黄柑紅桃多有蠹受命鳳皇須破柱

何當更與繡衣裳羽族横飛作持斧

秋鶯歌

淮南八月尚有鶯關關無異來時聲東風擡舉如簧舌

何事經秋猶未絶飢鸞病鶴亦能鳴鳳鳥不聽何處説

江豚歌

江豚江豚爾何物吐浪噴波身突兀依憑風水恣豨豪

吞啗魚蝦頗肥腯肉腥骨硬難登俎雖有網羅𡡉不取

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汝俗云豚出則有風雨

小畜集卷十三

小畜集卷十四　　宋　王禹偁　撰

雜文

唐河店嫗傳

滁州五伯馬進傳

有巢氏碑

紀孝

紀蜂

唐河店南距常山郡七里因河為名平時敵至店飲食作息不以為怪兵興已來始防捍之然亦未甚懼端拱中有嫗獨居店上會一騎至繫馬於門持弓矢坐定呵嫗汲水嫗持綆缶趨井懸而復止因番語呼之為王且告之曰綆短不能及也嫗老力憊王可自取之敵因繫綆弓杪俯而汲焉嫗自後推之墮井跨馬詣郡馬之介甲具馬鞍之後復懸一彘首常山民吏觀而壯之噫國之備塞多用邊兵蓋有以也以其

習戰鬭而不畏懦矣一嫗尚爾其人可知也近世邊郡兵騎之勇者在上谷曰静塞在雄州曰驍捷在常山曰廳子是皆習干戈戰鬭而不畏懦者也聞敵之至或父母辔馬妻子取弓矢至有不俟甲胄而進者頃年敵馬南下不過上谷者乆之以静塞騎兵之勇也會邊將取静塞馬分隷帳下以自衛故上谷不守今驍捷廳子之號尚存而兵不甚衆雖加召募邊人不應何也蓋遝歸上都離失鄉土故也又月給微薄

或不能充所賜介冑鞍馬皆脆弱羸瘠不足禦侮其堅利壯健者悉為上軍所取及其赴敵則此輩身先宜其不樂為也誠能定其軍使有鄉土之戀厚其給使得衣食之足復賜以堅甲健馬則何敵不破如是得邊兵一萬可敵客軍五萬矣謀人之國者不於此而留心吾未見其忠也故因一嫗之勇總録邊事貽於有位者云

滁州五伯馬進傳

進隷滁州軍籍又為五伯三世矣進之子生而無左臂若髡截然者人皆以為世主杖笞多納財利而髙下其人輕重其手天譴之爾嗚呼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則鞭扑者帝王之典也可不慎乎今之杖刑非古也古者示恥而已故有蒲鞭而誡者有束杖而治者雖然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刑不足以驅人之善也既不得已而用之其可以喜怒財貨易其心乎彼五伯賤隷也刑不自口出但以重輕不平而天譴若是況執天下之刑者邪

吾見世禄之家子孫替墜殘癃疾瘵者有之為人僕妾者有之饑寒道路者有之豈止用刑之濫也其論主忌賢剥民固寵斯天譴之大者矣作馬進傳以自誡云

有巢氏碑

我承天命作民之帝生而不號死而無謚居民以巢因得為氏我先伏羲卦象未畫大壯之説我民不知憑高就樹作巢之基横芻蔽空啓扉向風疎不為拙密不為工晨翔暮棲與禽為同弗咢弗網壽其考終比（讀如比屋之比）

巢熈熈若居天宫無何後主上棟下宇萌以堂輿漸其庭户鳩繩聚墨迴廊合廡痛乎我巢悄焉無覩猶頼伊耆儉于一時椽不用斵堦無翦茨舜禹善嗣室宫孔卑不壯不麗民其歌之至於周公攝政於姬明堂辟雍有威有儀亦克用人人罔知疲降及後世風俗澆漓窮奢極侈蔓延而滋瑶臺瓊室夏商禍基章華壯楚怨焉空土姑蘇麗吳閒然荒墟阿房侈秦以荆以榛未央奢劉為壠為丘秦漢之下土木孔修霜斧雪斤千雕萬鏤金

凝碧融簷架甍鉤窓綺暈透壁椒氣浮民力欲死工程不休惟競壯觀孰知衆叛刑以三夷賦收大半門門出租室室思亂一家百榼束手而散追思巢居如捫天漢於戲太古之君居民以巢非君之巢惟民之巢故民不勞後世之主宅民以宇非民之宇惟君之宇故民罹苦何當仁君常念巢居上節宮觀下豐室廬縱不及於有巢亦庶幾堯乎舜乎大禹乎周公乎

紀孝

占城大食之民歲航海而來賈於中國者多矣有父子同載至福州而喪其父者其子擗踊須咽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過是始汲泉於江漬糠粃而食之廬於墓側三年徒跣既終喪行有日矣又遶墳號墓幾絶者數四然後登舟而去嗚呼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是以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也漢代以來始有以日易月之禮至於人臣亦用金革之說皆非古也古者大臣有喪三年

不呼其門故閔子腰絰從公春秋譏君使之非也素冠之詩疾之已甚近代以來喪禮尤廢而蠻陬之人獨能盡禮豈教之也哉所謂中國無禮樂則求之四夷非虛語也進士池文質閩人也目覩其事為予說云

紀蜂

商於元和寺多蜂寺僧為予言之事甚具予因問蜂之有王其狀何若曰其色青蒼差大於常蜂耳問何以服其衆曰王無毒不識其它問王之所處曰窠之始營必

造一臺其大如栗俗謂之王臺王居其上且生子於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數王之子盡復為王矣歲分其族而去山甿患蜂之分也以棘刺關於王臺則王之子盡死而蜂不折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團如罌或鋪如扇擁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則潰亂不可嚮邇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則蜂饑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惰而不作子愛其王之無毒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為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者也又愛其

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至於刺王之臺使絕其息不仁之甚矣故總而紀云

紀馬

今諫議大夫東莞臧公丙子之執友也其先人事故魏王符公彥卿諫議亦頗熟王之家事為予言王之在鄴也多畜名馬其牝亦有良者為之息種歲擇健馬以配之往往得駿骨居一歲有牝産子與他駒特異者既壯

圉人將以合其母當摯尾之出月而示之見其所生卒無欣合之態將强之則蹄齧不可嚮邇圉人復曰以是駒配是母幸而騸（俚談以牝馬為騸牡馬為騬）其駿必倍不幸而騬又獲其種明年將胥靡之（腐刑也俚言改馬也）不可失也乃以數牝馬誘之秉峻作之勢以巾冪其目間而進其母既已（句）徹巾然後曉其所生因垂耳俯首若不欲活者旁顧適有永巷（但取其巷之長也非謂宮中之名）脩直百餘步巷際有閈閎（閎巷門也春秋傳曰譁而入于閎）扃鑰甚固葢常所不啓者遂哀鳴疾

馳以首觸其鋪平如是者數踣而死嗚呼禮稱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夫馬本獸也古聖人調伏而策御之故曰伏牛乘馬是也是馬也獸其身而人其心乎圉人誘掐知恥而死於小人之心也遠矣圉人之心望於禽獸者又遠矣予嘗恨不目覩其事具敵帷以葬之又懼其事久泯而不傳且欲警聲色狗馬之家與世之内亂者故記

錄海人書

秦末有海島夷人上書詣闕者曰日月東海島夷人臣萁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世居海上盜魚鹽之利以自給今秋秉潮放舟下岍漸遠無何疾颷忽作怒浪四起飄然不自知其何往也經信宿風恬浪平天色晴霽倚棹而望似聞洲島間有語笑聲乃疊棹而趨之至則有居人百餘家垣籬廬舍具體而微亦小有耕墾處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網釣魚鼈者有婦人采擷藥草者熈熈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臣

因問之有前揖而對臣者則曰吾族本中國之人也天子使徐福求仙載而至此童男丱女即吾輩也夫徐福妖誕之人也知神仙之不可求也蓬萊之不可尋也至是而作終焉之計舟中之糧吾族播之歲亦得其利水中之物吾族捕之日亦充其腹又取舟中葩卉以芼之由是吾族延命而未死焉死則葬於此水矣生則育於此洲矣懷土之情亦已斷矣且不聞五嶺之戍長城之役阿房之勞也雖大半之賦三夷之刑其若我何且出

食以餉臣明日登舟而迴復謂臣曰子能以吾族之事聞於天子乎使薄天下之賦休天下之兵息天下之役則萬民怡怡如吾族之所居處也又何僊之求何壽之禱邪臣因漂遠方傳此異説非敢隱匿謹録以聞惟陛下詳覽焉

後序

此書獻時蓋秦已亂而不得上達故史記闕焉余因收而録之以示於後

并誥

惟四年王歸自克并敷誥并民作并誥王若曰惟天壽萬物罔厥私唯君克肖上帝宅兆民罔厥暴天大唯其辰星罔不拱人大唯其君邦罔不順不拱之謂亂天作沴不順之謂逆君行罰古先哲王奉承天休時惟有唐討厥丹浦時惟有虞征厥三苗在後世王克嗣二帝以征以討以正厥位惟台凉德荷天之寶命在厥躬祗慄危厲若濟巨海而弗庸舟惟其溺我先帝啓土建國十

有九祀克用於賢克修於兵乃儉乃勤乃慈乃仁德升於天天降祐我有宋俾萬方奉我命唯巴蜀交廣湘潭吳越人罔敢弗率非天私於有宋唯天輔我先帝之明德我先帝負天休命若將不逮薦以太牢報功于天祀於圜丘嚴配我祖庶邦冢君罔不助祭唯時有并悖我命不供厥職我先帝奉天行誅問并之罪大勲未集用棄厥世天之歷數在予一人予一人奉承先帝之令德以荷天永命乃繕予甲冑治予車徒用輯我先帝之遺

烈在并王元姦猾弗悛罪惡日稔毒流于下民罔攸賴
國艱厥食督民先歲租至於牛馬羊豕犬鷄莫得蕃息
民咨胥怨訴於皇天天鑒并民俾予弔予曷敢咈天以
速台罪伏順取逆并人率服唯并王元台亦宥厥辜俾
即生獻俘太廟先我祖禰羣后咸覲以稱台德嗚呼并
元反道於天戾道於民非予咎汝汝實自喪於厥身
凡厥并民悉聽朕言闢乃田廬修乃耒耜復乃業無流
蕩離析無若并元時予其子育汝汝率我化從我教我

其賞慢我政違我道我其刑唯刑賞在台手勉從訓言罔或怠宋既克并思偃武作休兵且將東廵狩於岱宗作告成休兵告成二篇皆亡

譯對

人有善道遠方之言可以合重譯而至之商販與中國之人市易而能不亂者其名曰譯或從而學之對曰吾譯之小者也又何學焉夫譯易也大則能易其心小則易其語而已矣古者巢居穴處茹毛飲血無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之制無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法蠢然而生仆然而斃當是時天下之人皆如是爾是以伏羲神農黃帝氏始善譯者也以皇道譯天下之人心故飲食衣服器械耒耜牛馬之用作焉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又善譯者也以帝道譯天下之人心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制行焉夏商周又善譯者也以王道譯天下之人心故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法興焉三代之下譯天下者或非其人故諸侯之善譯者以霸道譯之齊桓晉文譯霸

之傑也桑不善譯者也天下之人幾復為遼古矣漢復譯之猶雜霸焉自漢而下譯道多亂吾不復述也已噫古之譯天下者非已能之必有師焉力牧廣成皇之譯師也伊尹吕望王之譯師也管夷吾舅犯霸之譯師也蕭曹子房漢之譯師也總而言之周公孔子譯之最大者也天下之人師之矣子之學譯勿學譯之小者不過合宇内之語取商販之利爾當學周孔之道可以為帝王師所謂譯之大者歟學者謝而退

書蝗

仲尼修春秋設九例物為災則書之不為災則闕之益物之災祥繫君之善惡特取其為災者以垂戒爾苟不為災者亦書之則慮後之為君者謂災不由德而由於數也斯聖人之微旨在焉故傳曰有蜚不為災亦不書噫去聖漸遠詭誕爭起陰陽家流得以蔓其說使君天下者視天災時變不務德以禳之但委其數而已吁可悲也然則君有修德禦災轉禍為福者苟滅而不書曷

以儆後代是以堯水湯旱非不災也能以德禦之爾皇
宋嗣統之七載夏四月有飛蝗上念粢盛稼穡之重則
貶常膳避正寢徹宫懸責災卹刑以赦天下曾未旬浹
蝗死於野或曰皇上以勤儉之德馴致太平無為之風
將有待也天其或者因怠於理故用蝗以為戒果能修
德以禦之則我后之德唐堯之德也宋景之退熒惑太
宗之去蟲蝗得為比邪儒臣不佞敢作書蝗一篇附於
國史之末非獨彰我朝之善亦欲垂後世之戒也

畫紀

古者自天子至士皆有家廟祭祀其先以木為神主示至敬也唐季以來為人臣者此禮盡廢雖將相諸侯多祭於寢必圖其神影以事之淳化甲午歲予小子實罹大罰洛陽處士楊丹寫我顯考中允府君神像盡妙恒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之見見則或形於夢夫夢者有時而神交不可常得矧其恍惚冥昧不能審諦乎未若約形取貌宛然如生歲時朔望拜起瞻仰以慰罔極

之心祇肅視之第不語爾嗚呼楊丹有大造於吾家也復念吾家苦貧而無厚幣以餽丹欲丹亦好事者也從吾乞言吾以秉筆不文請俟服闋今大祥已竟可以鼓琴贈之斯文命曰畫紀

小畜集卷十四

小畜集卷十五

宋 王禹偁 撰

論

霍王元軌傳論

李君羨傳論

鄭善果非正人論

先君後臣論

楊震論

霍光論

議者多以光受遺命輔少帝比之周公又以廢昌邑王立宣帝比之伊尹此功德相萬不待論辯而明矣

又謂光之族也光已死罪在妻子不在於光愚獨以為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何者當宣帝時光以定策之功負震主之威人臣莫與為比妻顯驕恣欲貴其女而酖許后事垂發矣妻以告光光不能於此時明大義滅親之道收顯下獄免冠請罪因上印綬還政事則所誅者唯顯一身而已嗚呼學不深心不明眷戀私恩猶豫不決奏免太醫以藏大逆身死之後卒緣此而致禍非光自族其家而誰為之邪石碏

一陪臣也殺其子而春秋義之吳起一將軍也劒其妻而史記壯之況居伊周之位者乎故曰能正其心然後能修其身修其身然後能齊其家齊其家然後能治其國光之心於斯見矣衛太子之死也天下寃之故大福歸於皇孫則宣帝之起天也當邴吉閉獄門拒使者武帝曰天使之然也然則光貪天之功以為已有與夫曰磾之割愛邴吉之讓位德不侔矣且貪天之功者鮮不及也愚故曰光自族其家非顯禹

之罪也

用刑論

予自幼服儒教味經術嘗不喜法家流少恩而深刻洎擢第入官決斷民訟又會詔下為吏者皆明法令考績之日用是為殿最乃留意焉後以制誥舍人領廷尉朝夕閱視亦少詳矣然見其用刑與古相戾何者今法令所禁之切者曰故出入人罪而已法皆以全罪論予讀家語始誅篇見仲尼為魯司寇戮亂法大夫少正卯於

兩觀之前叉數其罪則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以今之法治之正卯之罪無正科其在不應得而為平罪當笞爾茍以聖人之法誅之是故入人之罪者也又有子訟父者同犴執之三月不别其父請正夫子赦之及季孫不悦乃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其不辜以今法論之子訟父者死茍以聖人之法赦之是故出人之罪者也嗚呼古

令之不同也如是遂使聖人之言為空文爾欲望刑措其可得乎

既往不咎論

仲尼之教應機而設語於一時流於千載千載之下君子學之乃可以為事業小人學之亦可以資姦佞明聖得之謂之稽古庸主得之因而飾非胡以言之所謂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是也原其斯言之始則魯君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因曰使民戰栗夫子疾其無稽故云欲其深慎之也後之人由儒術位於朝覲國家昏亂政教缺失不能扶救者卒曰事已成矣吾不說矣事已遂矣吾不諫矣且既往不咎聖人之旨也萬一有匪躬之士奮命而言者庸主又引以為拒亦如上之云云以至上安其危下稔其禍事卒不言言卒不聽覆亡而後已也嗚呼世之鄙夫駕大車實重物又不息其力疾馳乎九折之坂旁觀者知其必覆也而不之告及輪摧輮折人墜而傷物傾而

壞然後曰向若下其人損其物輕而進之無是苦也聞之者怒而笞之可也謂其無益於事矣苟治其車舟其人復其物又輦而馳復遇乎險如向之所謂九折者人有疾呼曰不下其人損其物車必如前之覆也聞之者謝而從之可也若又怒且笞曰子焉能言吾既往之事邪雖庸人不至是而為君臣有國家者反若是歟且聖人立教於君臣之道最大其為誡誥固亦多矣不可畢數將引其尤著者以明之夫訓於君者不曰能自得師

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又不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為君者胡不奉而行之獨曰既往不咎哉訓於臣者不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又不曰有犯無隱見危致命為臣者胡不踐而行之獨曰既往不咎哉是知聖人能立言不能使人從其言施之明君則為政之師也施之庸主則飾非之資也用之君子則嘉言之本也用之小人則巧言之助也教之存亡在人而已予見漢成帝師張禹拜於牀下問以災異

而對以罕言命不語怪力是非盜聖人之語為巧言之助邪王莽竊大位據威斗南陽之師入矣猶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是非盜聖人之語為飾非之資邪班固謂莽誦六經以文姦言權德輿謂亡西漢者張禹斯得之矣永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夫子誡宰我一時之言也為君者為臣者深志之

死喪速貧朽論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者曾子子游皆曰聞諸夫子有若

曰是非君子之言也三子各有援引而禮經兩存之予為論之所為死欲速朽者夫子見宋桓魋自為石椁三年不成故曰若是之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而有子以為仲尼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夫桓魋僭侈為石椁以勞人夫子疾之甚也故云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非謂死者皆欲其速朽爾故下文子游問喪具曰稱家之有無又問曰有無惡乎齊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此可以明聖人之旨也

及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欲有若毋過乎斯矣亡
者不及此而不之非也且下載國髙之言也生有益於
人死不害於人又曰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
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是
也今桓魋為石椁三年不成可謂害於人矣故夫子云
云易曰上古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中古聖人易之棺椁
夫子聖人也故中都有是者欲民之不踰也奚速朽之
足論哉所謂喪欲速貧者夫子見南宮敬叔反必載實

而朝乃曰若是之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而有子以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且仲孫閱即敬叔之喪位益由乎貪矣及其反也又載寶以朝夫子譏之故曰若是之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且欲誡在位之貪者非謂喪者皆欲速貧爾及失魯司寇而將之荆葢速於行道也非汲汲於禄仕者也是以中牟畔召子皆欲往且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中牟費附庸也尚欲往焉况楚

之大國乎茍能用夫子之道可以王矣茍至於王則民受其賜矣非謂貪乎禄仕者也奚逮貧之足論哉三子親受聖人之教而各執聞見禮成於二戴又雜以漢之諸儒亦具存焉蓋禮非襃貶之書也故予論而無譏

朋黨論

偶讀唐史見元和長慶之後至太和開成間贊皇奇章李凉公輩互為朋黨文宗嘗謂近臣曰破河北賊甚易破此朋黨甚難言之不思一至於此夫朋黨之來遠矣

自堯舜時有之八元八凱君子之黨也四凶族小人之黨也惟堯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兩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惡慮其亂教故兩辨之由兹而下君子常不勝於小人是以理少而亂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諛諛則順旨直則逆耳人君惡逆而好順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君天下者能踐斯言而行之則朋黨辨矣又何難破哉且竒章全德而不免竄逐贊皇忌刻逢吉傾巧而

終至大位又誰咎哉又誰咎哉

霍王元軌傳論

高祖二十一子建成元吉爲管蔡之行固不足徵也考其行事霍爲稱首然而史官謂韓王元嘉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元軌抑其次焉予較其本不知霍王出元嘉之右故爲論魏徵唐之名臣也稱王之賢能文皇唐之英主也服王之武藝且其居喪毀瘠有終身之戚奉先之孝也結劉玄平爲布衣之交接士以禮也突厥來寇

則開門偃旗致胡兵宵遁智也李嘉運之叛誅其首而不罪其衆仁也王文藻二子死父之難縣司抑而不申則遣使特行弔祭上章乞加旌表義也閉閤讀書責成於長焉善任使也國令徵封請收貿易之利則讓而不納識康隅也噫向使登元良之位守宗廟之器則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未足多也惜哉天后之朝皇枝翦滅王雖罹竄黜卒以令終天之福善詎無驗乎元嘉狂悖起兵機事不密貽汚宮之禍取笑後代望於元軌不亦遠乎

李君羨傳論

貞觀中太白頻晝見太史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主武王者太宗深惡之時君羨已封武連公又為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上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其小字君羨自稱五娘太宗省其封邑皆有武字又名合女主之讖愕然忌之卒以謀反乃詔誅焉噫太宗以聖文神武駕馭英雄心腹推於人故人不疑矣賞罰當於人故人不怨矣至於進功臣而詘宗室亦一代之真主爾且其

侯君集之反也太宗自按之洎盡得其狀復謂羣臣曰往者國家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致之於法吾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豈太宗厚君集而薄君羡耶葢天文變於上人謡騰於下雖聖人不能不疑懼懼而修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陷於非罪者必矣然君羡匹夫之命不足道也洎武氏出則太宗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疑謀勿成者為是也吾讀唐史至是歎君羡之惟罪無狀而見誅惜文皇之用刑有時而不中因論以志之亦

以為君上之戒矣

鄭善果非正人論

史臣謂鄭善果幼事賢母長為正人予以善果行事驗之見史筆之失故為論云夫正人者臨難無苟免危邦不入而已且善果之父隋朝大臣身死王事是以幼襲先人之爵驟登方伯之位所宜見危致命奮不顧身光前人之孝心勵蓋忠之臣節揚没後之稱立當世之功斯乃善果之職然爾及隋祚陵夷江都弑逆受宇文化

及之命苟民部尚書之封辜負邦家汚辱祖考此豈見危致命之謂邪及聊城之圍堅壁自守為亂常之賊立却敵之功以至流矢及身髮膚不保獻俘受執面目何為此豈危邦不入之謂邪雖復數布郡條悉稱良吏葢崔氏之力也善果何功之有焉予謂賢母之說則軻親孟母不足論也正人之譽不亦虛乎王琮責之斯為當矣史官襃之無乃失直筆之謂邪

先君後臣論

衛鞅嘗事公叔痤平痤知其賢而未能用會痤病衛君親視之疾且問國計痤曰臣之家宰鞅可與謀國事臣死君必用之衛君不然其說痤曰卒不能用不如殺之無使逃他國而為衛之患既而復語鞅曰吾薦子於君君不用子必矣吾請殺子子其逃之吾方先君後臣故也於戲凡為社稷之臣計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已且鞅果賢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用則為國之寶殺則去國之蠹烏有始請用中請殺而

終使逃者得為忠乎且先君後臣之說非無稽之言乎司馬子長修史記至是而不言其非豈史筆之有私邪將史才之未至邪予恐後之為人臣計國事者復履其跡因論以明之

楊震論

袁宏作後漢紀為楊震立論且引紂之三仁以為邃甯悅箕子之心叔孫通行微子之趣楊震守比干之志又謂三者誠有與同亦各盡天人之理也雖是震而褒之

不顯請試論之夫人莫不樂生而惡死非篤於名教者不能殺身以成仁是以趨生之易就死之難不待誘而然也立言埀教者當勸其所難沮其所易猶懼人之不從也况混而為一哉箕子者所謂愛其生而有待者也故能演河圖洛書之文陳九疇五行之義使天下彝倫攸敘人到於今賴之葢所存者大故不死而有為也蘧甯者小國大夫位非見危致命之地故有道則智無道則愚蘧非箕子之儔也微子義存宗社抱祭器而歸周

使商之祠祀不絶於宗所慮者逺非偷生者也叔孫通暴秦之博士爾苟脫虎口豈微子之倫邪楊震之於比干異代同德就三仁而言之宜襃干以起教遽甯叔孫通楊震而與之宜顯震以勸人臣古之為三公輔萬乘當亡之時負天下之望慕箕微遽甯叔孫之行者可勝道哉效比干楊震之風者葢亦鮮矣殺身成仁如是之難也且震之將死顧諸子謂門生曰吾居上司疾樊豐之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

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貴何面目以見日月遂仰藥而死斯無媿於比干矣然吾覩楊彪事獻帝為三公浮沈亂世全身遠害而已及魏文授禪微遜甯叔孫之風者乎其子修北面事魏坐法伏誅祖風替矣嗚呼震殺身奉國以訓子孫子孫猶不能守况悠悠世人哉而又混三仁之名跡開去就之蹊術欲望教人行勸其可得乎吾故曰襃干顯震而起教勸人也不其然乎

小畜集卷十五

小畜集卷十六　　宋　王禹偁　撰

碑記

重修北嶽廟碑奉勅撰

四皓廟碑

單州成武縣主簿廳記

長洲縣令廳記

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待漏院記

李氏園亭記

濟州衆等寺新修大殿碑

濟州龍泉寺修三門記

商州福壽寺天王殿碑

重修北嶽廟碑奉勅撰并序

臣聞元氣肧渾結而為山嶽幽靈肸蠁降而為神祇矧乎地屬陰方位居水德于八卦在坎于四時為冬

固陰冱寒萬物之所藏伏早生晩熟五穀之所蕃滋
帝堯開唐侯之封大禹奠冀州之域厥有巨鎮茲惟
常山却鴈塞以標雄壓龍荒而挺秀天官畫野勢當
昴畢之星易象流形多繫風雷之兆下觡坤軸高摩
斗魁王俗粹靈登神仙者七十戶歲時祈禱置侍祝
者九十人藏簡子之寳符產昌容之蓬虆足凍長城
之窟影連天漢之墟積厚竆陰出靈見怪雪霜風雨
潛施及物之功泰華嵩衡共揭參天之勢稟是陰隲

孰無主張洪惟嶽神受命上帝燕南趙北我寔主之福善禍淫人皆仰之名載乎祀典德加乎生民視秩于公遵周制也列爵為王肇唐室也既奉時祀亦禱天災凡水旱癘疫之祅舉玉帛牲牷之事必有昭報誕符至誠歷代奉之其來尚矣我法天崇道皇帝之撫運也天祚明德民懷有仁括禹畫於无垠化堯封於比屋雕題襜耳駢羅入正會之圖僸佅兜離沸渭雜宫縣之典文德麗星辰之象武功彰雷電之威宋

明帝之讀書則七行俱下周武王之振旅則一戎大定然猶焦勞克巳宵旰臨民每戰戰兢兢念元元本本師虞舜之無怠法文王之猶勤至若掖廷椒房儉約中度離宮别館行幸殊稀隆冬御裘則念高年之無褐於是乎有繒帛之賜當暑操扇則軫下獄之罹辜於是乎有縲絏之恩非蒐苗獮狩之時無馳騁畋獵之事非朝會燕饗之日無金石絲竹之音歲出御題親考貢籍拔造士之秀也日坐便殿躬覽庶政達窮民之情也

向者星文告差御端門而引咎故一夕而孛彗沉宋景之退熒惑也大旱作㳄貶常膳而責躬故崇朝而霖雨降湯王之禱桑林也哲后之罪已也既如彼上玄之祐善也又如此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語所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其是之謂乎不然何寅畏天命艱難王業若斯之甚邪于是庶政交修百神蠲潔嚴祭祀而為人祈福行教令而先天弗違菲飲食而厚牲牢天地神祇享至誠之薦卑宮室而崇廟貌名山大川

啓必葺之祠豈比夫禋于六宗未與禮神之義祀于五時但萌徼福之心陛典無文我能畢舉矧茲陰嶽固有徽章華衮珠旒受王者之册禮太牢秬鬯命守臣而行事下邇玄冥之宅旁鄰黑帝之居因道武之基扃舊推宏壯韞慕容之珪璧素彰神異祠祀之盛莫之與京然而運有污隆時有興廢雖無方之體奚往不通而有象之軀未逃其數先是匈奴之犯塞也來詣祠宇卜其吉凶不從猾夏之心遂縱燎原之火殊不知天惟輔德神

實依人之祀虐民自作敗亡之計彼曲我直坐觀盪覆之期聖上猶示含容更期柔服戢天威而自守蓋民力之是寛單于之火照甘泉豈傷文帝頡利之兵陳渭水未累太宗亟命有司惟新大壯烏臺御史持節而庀徒黄門貴人鳩工而蕆事楩柟杞梓以雲集繩墨斧斤而子來五材寔繁百堵皆作乃復堂殿于以儼像設之時容乃興廊廡于以列徒御之繪事門闕有翼階陛斯隆繡栭雲楯互曜煙霞之色璇題藻井交含日月之光旌

旗衣服昭其文簠簋豆籩陳其數能事畢矣神功煥然
不忒揆日之期聿聳凌雲之勢于是戒尸祝命使臣我
將落之神用至止厚享惟馨之奠永安不測之靈三獻
具而禮成八音和而神降谿雲拂檻如絳節以翻空山
溜垂簷誤鳴珂之振響介爾繁祉庇吾邊民況獷俗之
未平冀陰兵而助順或示之禍福革彼豺狼之心或鼓
以雷霆作我虎貔之氣然後雨我禾黍潔爾粢盛鑄農
器而毀戈鋋荐興多稼耕邊田而飽士卒永樂豐年況

今將相叶謀人神共怨豈使韓昌張猛刑白馬而登東山將令去病衛青取金人而踰北海何往不利何謀不臧徒思魏絳之言更鑒王悝之策安民和衆契天地以爲心含垢匿瑕諒神明之降鑒佇靈臺之偃息備法駕以省方千年南面之尊永如高枕十月北巡之禮盡舉彝章輯五瑞於公侯問百年之耆艾燔柴奠玉如西岳之禮容陳詩觀風察北方之哀樂聲明文物以咸備律度量衡而必同升霄于絶嶽之前肆覲于重巒之下起

白雲而表瑞何止岱宗呼萬歲以效靈豈惟嵩岳而已

哉夫如是則封狼居而禪姑衍但恃窮兵臨瀚海而勒

燕然未為神武者也臣沐浴皇澤優游紫垣請終軍之

纓非無壯節投班超之筆尚負明時慙非擲地之才有

玷他山之石謹為銘曰

節彼常山峻極于天崛起萬仞生乎一拳摩穹亘漢控

趙排燕人皆仰止神或憑焉明明嶽神上帝所授不騫

不崩可大可久其誰祭之皇宋哲后其誰尸之中山郡

守秩視公兮爵為王金其几兮玉其牀何以贈之兮赤紱斯皇何以處之兮峻宇雕牆諒聰明兮無得喪維廟貌兮有興亡嗟睟容兮盪毀遇戎事兮張皇物成敗兮有數神杳冥兮無方雖像設兮雲壞于精靈兮靡傷詔新斯廟表匈奴之不道詔祠爾神彰皇家之至仁天輔德兮我有慶鬼害盈兮揚無人絕代馬之南牧揚和鑾兮北巡有效靈之雲物無出塞之妖氛齊泰山兮等梁甫並亭亭兮接云云飛英聲兮騰茂實握乾符兮闡坤

珍垂千齡兮萬祀永昭德于吾君

四皓廟碑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爲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素隱行怪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

伸之先生可謂全徳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鞭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説於内三叔流言於外盛徳大業幾墜於地吁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戚姬之孽如意之寵以妾並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揺社稷將墜咸謂扶蘇之賜死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黔首之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議主𢇁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逆間強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圓

鑿而方枘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其下而能錙銖鐘鼎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於此乎向使先生定漢嗣為漢臣報德議功必在平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居是時也以四鉅賢事一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臥商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

矯世也危而䕶之不宴安於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去之不乘時以聚禄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猶有建桓立順之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専國或因援立而無君戕弒兇殘何莫由此其後滔天於莽卓盜國於曹馬移徙龜鼎易於奕棋纍纍簡編可為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至公於萬民其往也無私於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

攝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號爲先聖歷代仰之豈先生之道過於周公乎愚曰周公乘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難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辛卯歲予坐事解制誥職翌日有商於貳使之命下車拜廟西山之側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盡

訖館濡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鶴髮而已哉實欲使立朝廷為臣子而挾幼冲圖富貴者聞而知懼亦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辭曰
猗歟先生時行則行高眠商嶺逃難秦坑知秦之祚亡於子嬰知漢之祚存於惠盈一言悟主萬邦以貞不有其功不食其禄遠害全身矯世勵俗清泉洗耳紫芝充腹獵犬自烹冥鴻不復矯矯高節悠悠後來漢之庚園晉之愍懐江充厚誣賈后雄猜先生不生孰為來哉昬

亂之世廢立不已操欺孤兒莽抱孺子成既自我權亦歸已先生不生大事去矣蒼野峩峩祠荒薜蘿遺像斯在德音可歌清風凜凜素髮皤皤永懷貞遁刻石山阿

單州成武縣主簿廳記

主簿之任在名品間最為卑冗然臺府寺監洎郡縣皆署焉總而言之縣主簿又為卑冗之魁者是以古人或恥之噫士君子學古入官不以位之高下身之貴賤在行乎道利乎民而已矣故中都宰魯司寇聖人為之者

為是也矧百里之慘舒繫一邑之令長令長得其人主簿又裨贊之則人受其賜也宜矣令長非其人主簿又阿諛之則人罹其苦也又宜矣茍能曲盡規正裨令於道則一邑之政有由主簿而化者得輕其所任乎至於理簿書課農事供賦調求考績者固主簿之職然爾其閒有鬭訟相高婚田未決畜産交奪契劵不明者在乎察其情偽正其曲直助令長詳而決之使刑罰得其中則百里之人手足知所措矣有姦猾有惸獨有惰農有

無賴有不孝有不悌在乎助令長過撫之誘導之懲激之則百里之人恥格而移其風矣有力田有孝悌有義夫有節婦在乎助令長申舉之禮厚之旌别之則百里之人知勸而易其俗矣引而伸之主簿之能事畢矣然後可移之於郡用是道佐佑長吏則龔黄循良之政可待也復可移之於國用是道弼諧帝皇則堯舜雍熙之化可致也夫如是則為主簿者姑能公於心而執乎道足下千里毫末合拱豈為難哉又何卑冗之有焉其策

名起家作吏斯邑到任之明年屬歲豐政簡因筆其志於屋壁所謂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者也亦欲使後來居是位升是廳者勿以下位而自敗其道焉

長洲縣令廳記

天下語宰邑之賢者率以宓不齊為稱首以其彈琴化民民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繫於人亦將繫於時也當時王室雖微皇綱未絶有周禮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

道居百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賦得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寛猛凶荒水旱得專其賑卹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於心克儉於身辨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强暴者刑之以法孝悌者旌之以禮寛其教以誘人峻其令以約吏時豐則斂之歲饑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闢之以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教祭祀以事鬼神行慶弔以睦鄉黨自然懐土不散熙熙如

春弗知其然而然也則在上者不鳴琴而何傒哉洎王
道云亾霸國孔熾大小相併强弱相攻區區子男宗廟
不保故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縣陳蔡縣之
始也秦有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縣而隷於郡
矣國之於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於縣猶臂之有指也
國取於郡郡取於縣縣取於民是以臂指捶折而自奉
也由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傭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
必具小則懲之以殿㝡大則懼之以刑法豈惟道不能

行亦將身受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免呰罵而已昔人嘆徒勞而歌歸去者為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腰奔走不暇況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猶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艱哉時之然也長洲之名見吳都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邑名氏縣誌闕焉錢氏享國幾一百稔專建屬邑莫得而知皇上嗣位之二載漢南王歸於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夫仁鐵首之王其次之其土污瀦其俗輕浮地無柔桑野

無宿麥飪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户無儲畜好祀非鬼好淫内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敎未行兼并者僭而驕貧寠者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虚租調失期流亡繼踵或歳一不稔則鞭楚盈庭而不能集事矣至有市男女以塞責者甚可哀也是盍隅中夏之政寖列國之風使然也今聖人求理於上庶官陳力於下斯民之泰且有漸乎其非循良之才涖凋瘵之邑仍以舊貫民安仰哉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

民歲租吏迭他郡苦舟檝之役縻堰堤之費者久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從便也亦小康之有萌矣是歲獄訟靡繁賦調中考因鳩斂民瘼評議政體總而刋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所謂能言而不能行者也

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五帝皇之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夫子之謂乎是以窮於旅人終於陪臣非不幸也向使

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顔閔之科猶元凱之舉也兩觀之誅猶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無為化行而人不知時之歌者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必曰無得而稱也雖流為典謨形乎簡冊亦不過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故曰生民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之士得輕議其德業歟

吳之諸郡姑蘇稱其首郡之屬邑崑山其右雜以魚鹽之利溉乎朝夕之池昔在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氏兹

惟土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鈌儒素弗興實倉廩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為邑之長得無咎乎縣大夫邊公世為儒流時號甲族自起家之調歷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名錫類鶱其久次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獻圖籍尊王室也主上思柔遠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吴民受賜降璽書以勞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選於天官會玆邑有令尹之乏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乏且狀政

績聞諸晃旒未幾有即真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期月而治以為人者政之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師嚴而道尊烏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址盡為榛蕪廢而不修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營之同僚悅隨郡吏弗違乃庀工徒度材用一畝之宮圖曼以出之數仞之牆樹土而揭之殿堂既嚴門闕斯備麗以丹漆飾以圬墁制度合乎禮文力役當乎農隙乃像素王被華衮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十哲冠章甫衣縫

掖儒者之服備矣廟之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
粤上丁之晨行釋奠之禮所以列豆籩陳簠簋潔牲牢
具罍洗贄幣有數尸祝有辭八音作而人和三獻終而
神悅禮無違者道不虛行覿之如堵牆化之猶影響俎
豆之事修矣禮樂之道興矣十室之邑期忠信以如某
一變之風闡詩書而及魯議者曰吳地裸國也崑丘海
嵎也舊染霸俗未行儒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非良
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敎移小國之風者

哉其幸忝德鄰熟聞善政爰旌茂績俾述斯文難言雖在於聖門不朽願刋於貞石大宋雍熈三年月日記

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敎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

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由舊制設宰臣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

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和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詞以悅之郡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閉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

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與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禄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為文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李氏園亭記

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其來舊矣雖聖人示儉宮室卑而郊廟市朝不可闕已有百司之局署六師之營壁佚門王第釋宇玄宮總而計之葢其

半矣非勲戚世家居無隙地設或有之則又牽於邸店之利其能捨錐刀之末資耳目之娱者亦鮮矣故隰牧隴西李侯與神德皇帝有布衣之舊在乾德開寶中繼刺邊郡時并汾未下屢有軍功銘於旂常此不煩述侯幼讀春秋故戰必尚計而不尚力晚好道術故處必務實而不務華居某坊之後第在大内之東南實繁會之所也而能開一園構一亭竹樹花卉少而且備游賞宴息近而不勞其始也患土地之不廣則倍價以市之故

善鄰獻其第病樹蓺之不植則厚利以誘之故老圃効其力不議其物之貴賤不計乎時之有無又掘舊地以及泉輂野土而衣丈費數十萬不以為難與夫謀衣食之源作子孫之計者遠矣洎侯之捐館也諸子尚幼為季父納質於富家其取直四百萬將稔其利以奪之上聞而駭其事遽命出内府錢購而還焉君子曰李侯之好義忘利也既如彼諸子之謹身節用也又如此宜乎有是之先也吾見乎為公侯廣第宅連坊斷曲日侵月

占死而不已及乎墳土未乾則為子弟獄訟之具者亦足悲也先是侯嘗妝於濟即予之故里也以是知其政又同舍紫微郎畢公即侯之外姻也以是熟其事己丑歲與予遊其園息其亭一則嘆舊館之喪一則思甘棠之政因目其亭之中央者曰克家取象於易也謂其東南者曰肯構徵義於書也又總述其始終之狀為李氏園亭記其幽致嘉況則見於羣公之詩什大宋淳化元年九月日記

濟州衆等寺新修大殿碑 并序

漢明已來像教熾於天下大都小邑曁名山勝境鮮不建梵剎而聚緇流有以見大法之先揚末俗所歸仰也按地志高平鉅野縣乃斯郡之舊封周廣順中始剖符竹命二千石以治之未改邑時粵有茲寺之額院宇弗葺垣墉半傾敝風雨避燥濕外則無觀焉是知地之興廢必因其時法之盛衰必有所主我先大師斯郡人也世姓徐氏法名玄應師號演正幼而聰悟長而博達始

落髪於嵩陽會善寺瑠璃院戒律既具精進自苦謂衆
生貪著我則演法以誘其俗謂佛性空寂我則修心以
行其道加以辯若泉湧捷如響答有道安之理論蘊支
遁之神俊故當時釋種咸所景附開運中天子崇佛信
法廣延僧耆師以行望素高屢得召見於是簾前賜紫
我宋開國加號演正大師兼内外臨壇文章表白旌宿
德也建隆初爰白上國來歸故鄉仍補管内僧正師一
心住持勠力完葺且以斯郡地惟塗泥木不喬秀棟梁

榱桷出於西山由是往來京師市易材植雲委山積浮川而東約費用殆數千緡積歲月幾二十稔勞筋苦骨曾未知疲上自國王大臣之捨施下及一毛一飯之供養我先師悉籍録之冬裘夏葛盂食盤蔬之外未始輕擲非積勤累儉則曷能奮獨力而成勝緣者邪先是無鍾以警昏旭乃範金以鳴之玆樓既成玆殿將構天不憖遺師之云亡徒弟五人今院主大德無相克荷先願用伸孝思雖居哀苦之中詎廢經營之力因垂成之績

竭肯構之心既成厥功思誌其美以某邑人也辱與先大師遊見託論譔申之以銘其辭曰

郡之厥初草創改邑寺雖有名殿實未立我師之來志有必葺寂滅有期大功未輯天道悔禍師門代及弟子無相孺慕號泣夕構朝營歲据月拾資用益饒工徒允緝紅樓霞舒紺殿山岌榱桷棟梁龍蟠虬蟄丹雘塈塗霜凝霧翕是維莊嚴豈慮燥濕厥師經始因果如彼弟子善嗣功力若此紀事勒銘永傳厥美

濟州龍泉寺修三門記

古之官府通謂之寺故今九卿之署其名尚有存者浮圖氏之教來於西國館於鴻臚斯得名之始也莊嚴宏敞歷代增之得高其堂揭以鴟尾得大其戶軒如雉門中心闕然葢兩觀之遺制爾濟州龍泉寺者唐大歷四年建於鄆州鉅野縣縣即春秋時西狩獲麟之地漢初時彭越聚盜之所也東距任宿西接曹衛北走汶水南極芒碭皆百餘里其中藪澤深阻民俗獷戾揭竿嘯聚

率以為常周廣順中魯侯以曲阜叛六師薄伐七旬來格思欲屏萑蒲之盜啓苻竹之封乃詔有司改邑為郡緇徒蘭若從而興焉雖主者增修而日不暇給既而前有殿儼像設也後有堂備説法也雖廊廡未具固已甲於他寺矣唯兹三門基而弗構蓋地苦洪水民無餘貲殆三十年編蓬而横木矣開寳丙子歳功德主大德某矢謨締構勠力經營聚喜捨之財節衣盂之費伐木輦石鳩工庀徒凡五年而有成即以太平興國某年月日

遷化弟子某嗣而葺之丹青赭堊煥乎有光又立二金剛以守焉望之巍巍足為壯觀夫寺之有門若人之有衣冠樹之有枝葉也不壯不麗民安仰哉某生於周長於魯興廢始末皆得而知舉進士時見託譔述游宦靡定於兹十年待罪商於始畢前願得以事實總而書之僧之耆宿郡之檀越暨租庸至向請書於石陰時淳化三年某月日記

商州福壽寺天王殿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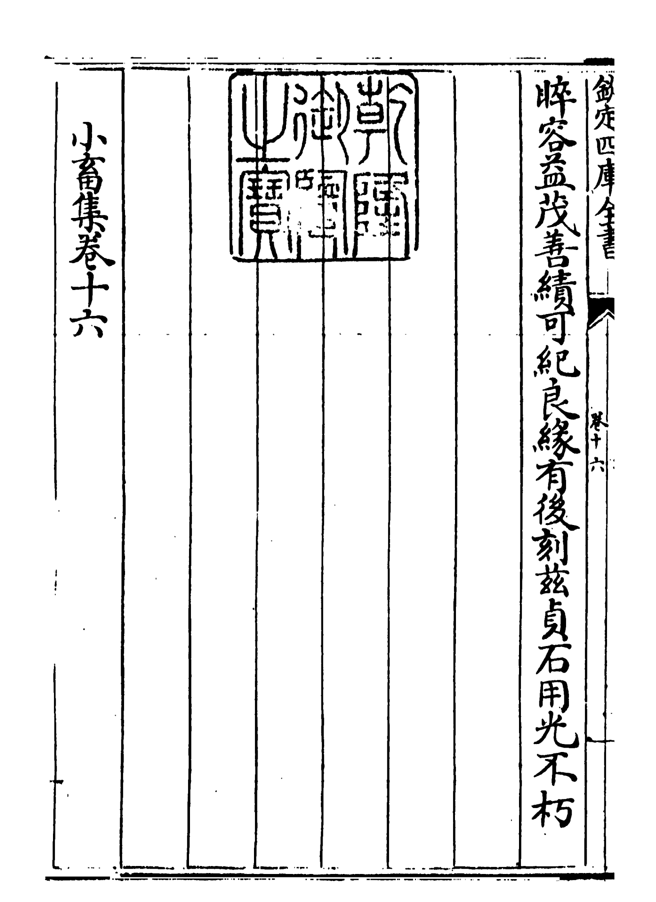
天王之名在三代時實人君也故見於春秋載於禮文秦兼三五之號王爵歸於人臣由是儒教無之内典有之其神異威力異於佛經此不繁述今所序者廢興脩建而已商州福壽寺天王殿者唐天祐三年所建也其塑繪金碧皆當時良工於今百年相好無減唯殿堂朽蠹殆將不支先院主清弁世姓席氏房陵人也後唐天成元年依寺僧戒賢出家長興初落髮尋受具戒於興元府王子寺清泰中繼主寺事以太平興國四年遷

化凡四十年間建大殿立三門僧堂惟西僧庖惟左廊廡環合亭臺洞啓樹珍果植名花佛事之莊嚴釋門之儀範靡不具矣然後墾山田造水磑嘉蔬有圃柔桑垂陰玆所以備紺宇之繕完給緇徒之供養別建羅漢閣於西偏頗極宏麗惟天王殿未暇改作蓋工用之大也臨終謂弟子懐省曰吾始居玆寺屬兵亂之餘院宇圮毀驅其豺虎剪其荆棘勤苦無怠庶幾有成而商土瘠商民貧衣食唯艱檀施且鮮吾麤衣糲食往來竹山上

庸閒得尺布斗粟負荷而歸積毫累銖以至百萬今偈功雖在示滅有期心不滿者唯天王殿爾汝能嗣之吾願畢矣懷省泣受付囑戮力經營始於庚辰成於辛卯伐木秦嶺徵工華陰宏壯瓌奇不可殫紀非先師之治命弟子之肯構疇能與於此乎初懷省之伐殿材也在深山窮谷之中常恃度材者以僻儉不取咸謂虛糜其功必不能致矣會天大雨谿水暴作一夕吹積於山下欒櫨榱桷以類而聚若人力之區别然而寺封尚遠河

流頻耗非復一雨不可至矣懐省乃晝夜環禮精心禱之果有風雷吼駭山谷推蕩漂注集於郡南自非神功陰助曷能若此之易也其左官商於見託譔述得以事迹刻於貞石寺之原始舊記存焉銘曰

惟唐建都崤函之右惟商為郡京輔之首山名元和寺曰福壽有天王殿基於天祐載祀綿遠棟欹甍漏先師治言弟子肯構事雖人謀材乃神授基聳神鰲山蟠靈鷲畫栱丹楹紅欄青甃上方古木南榮列岫梵宇增輝



睟容益茂善績可紀良緣有後刻茲貞石用光不朽

小畜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小畜集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陳煜

小畜集卷十七　　　宋　王禹偁　撰

碑記

唐貞觀中制以天下戰陣處為寺且命虞世南李百藥岑文本之徒刋勒碑銘紀述功業傳諸簡册爍然

可觀蓋聖人不欲無罪而殺一夫無名而荒寸土及乎諸侯阻兵百姓徯后驅人以戰事不獲已矢石之所死傷則多徇義効忠有足哀者雖復贈官爵錄子孫誠有勸於生懼無益于死以爲漢明之後釋教誕興謂冥漠之中有輪迴之數能使精魄復生人天其道如何事佛誦經而已繇是交兵之地捨爲梵宫田不耕而有名也死事之人盡離鬼趣士捐生而無恨也帝王所尚今古攸同雖有服儒冠而執名教者又

安知其果不然耶我太祖皇帝授禪於周啓封在宋朱旗所指黠首乂安惟李重進作帥江都嬰城構逆時建隆元年九月也乃命故中書令石公統王師以討之十有二月傳於城下於是建行宮迎法駕是月十一日太祖至大儀驛距廣陵六十里夜半而城陷詔宣徽北院使李公知軍府事尋以行在立為梵宫取僧之有德行者處焉是時光主事道暉本居孝先衆所推擇李公列狀以聞即可其奏仍改法名為道

堅以紀年為寺額墾田四頃隷省一莊咸以賜之供香積而飯緇流也道堅既沒智速嗣之智速又沒義幽繼之義幽超化大師也以淳化二年歸寂義隆顥仁監而主焉皆超化大師之弟子也自國初至今凡四十載日供僧不減六十人像設莊嚴經教具備禮佛有殿演法有堂齋寢在東僧庖在右奥有室供湯沐焉外有亭給登眺焉廊廡翼舒門扉洞啓修竹交映碧流縈回寔藩服之勝遊淮海之福地耳先是太祖將返鑾輿

留其御榻忌晨供帳於今尚存嗚呼戰伐所亡人骨已朽乘兹勝果皆出㝠塗豈知不再事朝廷復爲臣子歟義隆等謂修建以來碑誌未立以某出從翰苑守是郡條宜爲斯文理不可讓是時大行晏駕聖主承祧至道四年三月也銘曰

神道設教儒所崇佛法度人釋之宗王者草昧多屯蒙乃有征伐揚武功野必死戰城必攻出入矢石親梯衝殞身喪元爭效忠聖人念爾心所恫詔捨戰地爲梵宫

遊䰟精氣或感通拔爾出離冥塗中息異文王枯骨㙗

事殊楚子京觀封香燈鐘磬飄天風四十餘年僧憧憧

止戈偃伯文軌同三華重光自建隆祐我聖祚垂無窮

滁州全椒縣寶林寺重修大殿碑

寺名花山縣牒所傳壞於會昌緇徒散亡興於大中層

構崇崇顯德沙汰茲名獨在聚併闔縣凡十六院我皇

御極始賜今額嘉號寶林用光布金有莊隸屬桑柔土

沃歲取稼穡以供香積靡夏靡冬僧來憧憧大殿歲久

基頃柱朽有僧德緣華而修焉錄事張載同茲大願化於邑郭施及村落得錢百萬吾事斯辦全椒林麓材惟樸樕西走山硳號大雲谷伐木編桴棟梁欒櫨蕩岐而來厥惟良材其誰運斧維曹維呂暈飛翼張望之堂堂既成棟宇綵繪無取有曉貞師先師從依衣盂遺留願捨而修乃備丹雘㽞熒交錯殿堂肯構佛事猶陋戢復化率能始能卒塑釋迦像金容可仰菩薩善神各三其身對侍拱立金碧燿熠矢謨雍熙蚤夜孜孜僝功淳化

簷楹梡奼今佐經營曰穀曰楨政平頌息茲出餘力有范百宗成名澤宮為賦曹掾舊識吾面聿來詣郡再拜恭懇曰公詞臣久司帝綸茲殿之碑非公而誰健毫不抽實寺之羞顧其敬勤敢恡斯文直書事實詞句無虛庶幾勝緣垂千億年

後序

雍熙中予為大理評事知長洲縣范以進士見予於姑蘇今年予自翰林學士出守滁上范為屬邑吏碑之請

也不得而拒矣因效元相桐柏觀體韻而書之一揮而成不復加點葢任其役而不繫乎文也時至道二年十月日記

黄州齊安永興禪院記

齊安郡名也永興院額也葢僧者故老通而呼之遂以為常耳唐時舊州在齊安河上院録云因刺史杜僕射以白雲觀建為斯院按唐史未嘗有官至端揆而刺黄者疑唐末杜洪據有鄂渚北結梁人東抗楊氏黄鄂之

屬郡也或以宗族典之於時皇綱弛紊官紀僭忝僕射之稱不爲異矣其後隨郡遷徙立院於兹兵掠火燔曾無寧歲乾寧中楊行密盡有淮南之地天祐二年楊公卒其子渥稱嗣吳主奉唐正朔以部將孫彥思爲黃州刺史始造院宇崇佛像彥思母王氏捨粧奩鑄鐘於今尚在主院之僧傳法之祖喪亂無紀莫得而知今所述者斷自紫陵而下紫陵者郢中名山也山僧曉禪世謂之紫陵和尚其後捨兹院遊鳳翔從清泰入洛賜號國

師次曰同一次曰行忠次曰節連次曰延具次曰自正此五僧者自前唐天祐至聖朝端拱初有若蘄州三角山龍門禪院僧自南開堂演法自南者合淝人世姓解氏住持凡七年復歸蘄州四祖山淳化中有若蘄州白雲廣山教院僧智雨嗣興院事智雨者漣水人也姓朱氏以至道三年十一月一日寂滅俗壽五十一夏臘二十七臨終召院衆付囑今長老仁辯遂寧人得法於智雨者也即以其月十二日用茶毗之法葬智雨起塔於

長圻村二十八日仁辦會大衆陞法堂有僧玄資問曰如何是齊安境答云後面青竹連道觀前頭綠水接武昌又問如何是境中人答云大似不相見此之謂住持傳法僧院舊有堂厨各五間淳化二年郡人王福捨錢二百萬造大殿成再與捨錢一百五十萬造僧堂郡之衆户率錢二十萬建老宿堂又率錢十萬立方丈室左都押衙丁文燧捨錢五十萬建浴室蘄州人王真捨錢四十萬掫菩薩殿塑彌勒像里人周遇捨菜圃此之謂

檀越知院元募掌申牒公府維那法俊堂提轄堂司供養主丈遇掌化募施利典座道真掌庖廚直歲省慎掌墾種此之謂知事僧先是衆僧請院前閑田一段又請逋民麥莊一區由是麰麥蔬果豐焉住持傳法僧無祖禰道高衆伏則推之知事僧無資級才堪心願則為之故上下熙熙而紛爭不作矣夫禪者儒之廣達也律者士之名教也浮圖氏離而為二罕能兼之其甚者互相矛盾過於仇讎唯長老仁辯禪其心以度人律其行以

伏衆有來斯應虛往實歸禪其心也一衲一飯之外日誦法華經二部律其行也某竝仕以來治僧之訟多矣獨愛其無親疎無人我有賢智則尊而事之有才力則信而使之去而不强維而無競渾然幾乎道矣故繼而為之記至於院宇之至蠲田園之廣袤通具經典租庸什器請書石陰時大宋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野興亭記

昔裴晉公作緑野堂賁功名而務閒適也李衛公作精

思堂居密勿而彰晝痒也雖各有趣尚而不無豪華異乎玆亭獨履中道叅政尚書隴西公器業宏大識度清遠踐三司論道之地奉兩朝知己之主以爲訏謨獻替君子所以行道也消息盈虛達人所以養神也行道必假於權我則操鈞軸而無避養神必務乎静我則營林壑以潛遊帝城之南郊壇之下闢小園以樹埶敞幽亭以宴息雜以蔬果間以花卉緑野之色亂入四時之景互見至若假寧著令休沐得告絳騶騑騑言適於野公

之來思幾務多暇於是察物性以驗政敎觀民田以考
豐儉其或兩牛濕濕陰陽之適叙也乳鳥喈喈飛走之
蒙仁也禾麥芃芃汙萊之盡闢也原田每每草木之被
澤也公乃降邴車閉曹樽金印紫綬却而不御荷衣蕙
帶服之無斁擷芳以侑酒賦詩以佐懽心將道宜景與
神遇窮幽殫樂不夕不歸又若祀昊天之神攝上公之
秩齋戒於清夜燔燎於未晞公之至止遂及我私斯又
勝遊之一趣耳謀野則獲固殊鄭國之卿乘興而來或

同山陰之士命曰野興厥義在兹夫崇高富貴非全德不能常守憂勤逸豫非上智不能兼行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安危之所繫也又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言勞逸之相遠也唯公以王佐之才處公台之任得致君之要政行而不繫得治心之方體和而自適覩其奏議公直李興元之冒懊陸忠州之辭筆也則訏謨獻替從可知矣襟靈介特牛奇章之進退鄭珣瑜之操履也則消息盈虛又可見也宜其居崇高富貴之上

在憂勤逸豫之間優游廟堂永保無咎其辱在陶冶累

塵掖垣命紀芳亭因及盛德亦萬分之一爾時咸平元

年二月日記

江州廣寧監記

夫百貨所聚必以一物主之金玉重寶也滯於流布粟

帛要用也濫於濕薄權輕重而利交易者其唯錢乎考

諸歷代漢五銖錢於民最便既壞於王莽又破於董卓

故鮮有存者唐武德中鑄開元通寶錢大行天下於今

賴之唐之鑄錢鑪冶非一今錢有益字者成都所鑄也有潤字者丹陽所鑄也其餘分布郡國不可具述然自古銅鉛仰給饒信故史記言吳王即山鑄錢誘聚亡命又漠云寡人金錢徧天下者是也自乾寧而後楊行密父子兄弟據有江淮晉天福初李昪僭號傳子及孫至皇朝開寶末凡百餘歲鑄錢之利不入中國故開元錢刓缺銷毀時用漸稀太祖平吳因舊制開監於鄱陽太宗即位淮海王錢俶入朝又得杭州錢監尋以銅錫不

允而廢至道二年某自翰林出守淮甸調民輸炭自滁

抵饒泝洄江濤人頗咨怨某即按唐史具鑪冶數目郡

國處所飛奏以聞請分監署章未報會庸州刺史楊允

恭亦言其事始分鑄於池州用減淮民數千里汎舟之

役聖上嗣統聿修先旨以為錢刀之利軍國所先將使

水衡廩犧貫朽而不可較瓊林大盈充牣而無虛月咸

平二年夏五月詔尚書郎馮某中貴人白某乘驛而周

視南土自番禺閩越吳會荊蠻相水土之宜度舟車之

便設局署吏大興鼓鑄於是建陽首潯陽次焉明年勅江州廣寧監奏以秘書丞知吉州太和縣李某總領之右班殿直鄭某佐伯之監地即摧務之舊址也溢江帶其右廬阜居其前度木庀徒揆日蕆事肇四月癸亥終七月己卯曰廳曰院若庫若場役夫有營王人有宅總大小若干間於是廣寧之大壯具矣歲鑄錢二十萬貫鑄錢之費八萬八千三百六十貫四百五十得實錢一十萬一千六百三十九貫五百四十五其為利也溥哉

與夫租傭賦調之入鹽鐵榷酤之課相與為表裏資助國用亦重事也且夫工徒無頼聚一州而非便散之則盜心不生矣錢幣益多流四海而不匱用之則盜鑄幾息矣非吾皇順考古道留心庶政興九府之圜法恢二聖之永圖孰能若斯之速耶資以馮白之幹事李鄭之辦職上下恊力成兹偉功將見開蜀郡銅山革公孫鐵幣復漢唐之舊法與五銖開元流於無窮也豈止江南而已哉咸平三年七月日記

潭州岳麓山書院記

三代而下兩漢稱理次叙循吏彰示後人西京首述文翁東觀先書衛颯觀其理蜀郡教桂陽率以庠序為先吏落自化是知學校政之本歟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嗣位之明年詔以供備庫副使隴西公知武安軍府事公自以當不次之用臨至劇之郡思樹殊迹以荅奇遇下車布政比屋允懷参考吏能尋繹民病獄訟總牽决剔無留米鹽靡密推行不倦屬歲非大有人用阻饑

賊估發倉惸發册告者得安其業募兵置籍强梁亡賴
者悉拘於軍千里耕桑涸轍得水七州兵甲走九在槃
有廢必興無政不舉初開寳中尚書郎朱洞典長沙左
拾遺孫逢吉通理郡事於岳麓山抱黄洞下肇啓書院
廣延學徒二公罷歸累政不嗣諸生逃解六籍散亡絃
歌絶音俎豆無覩公詢問黄㸙盡獲故書誘導青衿肯
構舊址外敞門屋中開講堂揭以書樓序以客次塑先
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華衮珠旒縫掖章甫畢按舊

制儼然如生請闢水田供春秋之釋奠奏頒文疏備生徒之肄業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學者無將落之憂誰謂瀟湘玆爲洙泗誰謂荆蠻玆爲鄒魯人存政舉豈繫古今道德齊禮自知恥格先是公之先公好儒術通春秋刺濟州日鄉士之薦不减百人讌以嘉賓之詩遣以計吏之禮舉進士者錢五萬襲衣以副之應學科者錢三千綈袍以遺之咸出己俸人以爲難故其子孫不忘儒學累占籍濟上出職禁中直承明之廬已叨三入開緱

氏之學將談六經記以斯文拙於敘事聊書興廢用紀歲時而已大宋咸平三年某月日記

黄州重修文宣王廟壁記

世之有人以儒為戲者謂文宣王廟慎不可修修之必起訟復有郡縣長吏奸贓自汙畏懦不治而獲罪者適以修廟時契由是中人以下謂信然也故廟貌益毀黄州文宣王廟舊殿三間阽危不可入以十數柱扶持之猶懼其顛覆以至遷像設於門廡之下拆之則瓦木朽

解十不存一前知州國子虞博士廉勤之吏也率同僚屬官洎郡之縫掖者得數十千市木於山桴江而下屢為風濤漂泊材植僅有至者未幾坐度僧過限又坐納監不如法逮被制劾非時受代留郡聽命者百餘日窮窘不得去或以為修廟起訟不誣矣某自西掖謫守是郡覩其事歎曰先師若是凶耶吾將試焉因其舊貲鳩工揆日命左都押衙丁文燧督其役月餘而殿成素王十哲咸新其像彩繪金碧煥乎有光又取上都國學贊

文請從事曾碩書之刋石鏤板寘於神座俾夫春秋釋奠有所瞻仰塞戲儒之口刷先聖之恥亦無媿孔門之徒也至述先師之道則孟軻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其功不在舜禹下韓吏部曰天下通祀者三唯社稷與夫子廟其敢輕議哉故予書修建之由而已時大宋咸平二年月日記

漣水軍王御史廟碑

儒家者流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尊師而奉教也至於精

誠所感通於夢思即仲尼猶言之豈曰怪乎故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夢奠於兩楹是也及述作六經其文甚著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書曰高宗夢得說禮曰夢帝與我九齡是皆經夫子之手而不之去葢有益於教不惑於民焉謂之神且怪耶吾友渤海高紳以著作佐郎領漣水軍事會夏旱方祠禱請雨一夕夢神人服古衣冠而至者授詩一章既寤記詩中數字云亦岸夫若神之自謂然明日徧祭神之在境内者得唐御史王

義方之祠鄉人不知但云東赤岸大夫廟爾高君曉其夢因加禮而懇禱之是日雨足乃新其廟立石為文按唐史而述其事迹焉高君純儒也不欲自言其夢入朝往往語乎公卿間執政蘇公聞之曰是不可默也宜擇能文者書其事刻於石陰具於高君進士同年生也以故見請嘗試議之曰子産云用物精多則䰟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彼伯佐尚爾況王御史者乎且欲後人見斯文也不知如義方者知懼如義方者知勸又胡戾

於聖人之旨哉年月日述

無愠齋記

古人三仕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某在先朝自左司諫知制誥左遷商州團練副使又自翰林學士出知滁上今天子即位自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出守齊安到郡之明年作書齋於公署之西偏因徵古義以無愠為名後之人治是郡者公退之暇當以琴書詩酒為娛賓之地有餘力則召高僧道士煑茶煉藥可矣若易吾齋為

庖厨廊庫者非吾徒也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記

黄州新建小竹樓記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榛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閴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咏詩詩韻清絶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

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

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小畜集卷十七